

## 文化脈絡中的數學 114 年 4 月 8 日筆記分享

化學三江同學察覺到，在歐洲的十六世紀，天主教和科學是有衝突的（某種程度上），但是傳到徐光啟身上卻是互補的；這是個有意思的觀點：

我覺得徐光啟是個很神奇的人，在那個看似封建的年代，卻信奉天主教、追求科學實學，讓我好奇科學與宗教是否一定會有衝突，因為在西方，通常科學會與教會互相衝突，但在徐光啟這裡卻是互補的，或許是天主教在中國還未有那麼大的權威，以及徐側重在科學而非嚴謹的教義，可能也和儒學的包容性有關。

電機二蕭同學寫的書名不知道是不是《徐氏庖言》？她的感觸不知道是不是在說現在很紅的某國總統？

\*「富國強兵」—「富國必以本業」、「強國必以正兵」，兩句來自徐光啟《徐氏應言》的名言，都強調了國家的富強不能只靠暴力、投機取巧等短期手段，而是應該回歸根本、重視長遠與正道。

資工三林同學附和了文學作品（寓言、故事）提供世界觀的「特殊設定」的想像空間（或想像力的觸發）：

對我而言，文學和藝術作品，有時不只是作者想傳遞的想法，作品的世界觀和特殊設定都是會令我著迷的一部分，想像力能朝向每個方向，每個人的想像力也極為不同，而展現想像力的表達力也極為重要。

土木三林同學附和「中年人」的難關；呵呵，我們互勉，希望各位同學 20 年後記得此事：

徐光啟於 45 歲時和利瑪竇一同合譯《幾何原本》  
但人的思想是固化的，到了 4, 50 歲這個階段不能說是食而不化，也至少是老頑固了，更甚於是在知識不流通，思想更加強化的古代中國，徐光啟願意跟隨外人一同重慶開始認知《幾何》這個全新、複雜，甚至在當時足以被為是異端的知识，其對於知識的渴望到了一個常人難以企及的程度，這近乎執念的熱忱和努力生在一个中年人身上是非常不可思議的。

機械二吳同學反省「實學」難得的原因之一：

→ 實學 = 知識來源可証，去處可用 (神農氏)  
my thought = 當曾經學習過的知識能實際應用時，在過往的學習，就會多了一個學習的動力，為了探索知識可發揮之地，但前提為已具備相當程度的知識積累，我想這就是為什麼學習前期令人十分迷茫，不知為何而學的原因之一。

數研一葉同學感覺「實學」與「經學」可能是人的心態；真的很可能就是這樣，這「心態」就是「素養導向」教育當中常講的「態度」：

如果把經學裡的東西拿來用是不是就會變成實學？  
那樣經學與實學之分感覺和使用知識的人心態有很大關係

化學三林同學應該抱持同樣的想法，她可能是說：態度對了，宗教都會變實學：

宗教信仰真的是一個很神祕的... 概念/想法？中古時期會因信仰去獵黑巫(演變成一種迫害)，又可以為信仰傳播而花費高度心力去遠方，打破溝通障礙，真實的帶來改善、成長。為了信仰成就更好的自己/世界，的熱情，或許也是實學的一種吧。

單以好的方面來說，

好多位同學關心「生前死後」議題，也有好幾位當場寫下儒、釋、道對「生前死後」的看法。我舉電機二游同學為例，她寫了一整頁：

三、生前死後 (還有下一個！)

儒家 = 「未知生，焉知死」  
⇒ 人生重點在於當下的行為與實踐，在生的意義尚未完全理解之前，不應急於探討死亡

佛家 = 人的死不是結束，而是下一次投生的開始

道教 = 順應自然，追求長生不死

四、個人問題與一些想法

1. 儒家避談死，是不是會忽略心理層面的準備？  
建議把死降臨在自己或身邊會很措手不及(沒準備)

↑ 很多前人討論此議題

算很措手不及(改多了) 很多前人討論此議

2. 佛教強調因果報應，是否導致宿命論？  
→ 我們是否有足夠的自由意志來改變命運？

3. 三教對「死後」的描述若無法被驗證，這樣每個人對死後的想像就像信仰一樣，而根據無神論，也許根本沒有所謂的「死後」？

應該有許多同學對數學四張同學上週的報告印象深刻（用「曖昧」形容他對數學的感覺）。這週他用更曖昧的方式寫了「不是筆記」的筆記：

當真珠美人魚露亞游進大明的海域時，命運的齒輪早已悄然開轉。她為了尋找失落的海洋之心潛入皇城護城河，意外聽見一位讀者朗誦著：「若兩直線與第三線構成內角和小於兩直角，則若兩線延長，終將相交。」那人正是徐光啟，手中翻著利馬竇譯注的《幾何原本》。他口中朗誦著界說36則，似乎在追問宇宙的秩序。

露亞頓時著迷於小啟。他，猶如一道精準的線條邏輯嚴謹；她，則是無形的音符，自由流動。兩人互補的邂逅，與其說偶然，更像命定的幾何命題。

然而，在她潛入大明的同時，海中曖昧對象海斗也感應到了不安。海斗自認為與露亞之間已形同情侶，只差一個霸王式的壁咚告白。自從露亞發出新單曲《鼓動》後，海斗的心也受到了鼓動，彷彿積壓已久的心意再也按捺不住。對他而言，愛是信念，不容質疑，不容背離。

海斗一招霸氣登岸，隨即看見露亞與小啟之間那不一般的凝視。海斗心中掀起海嘯，怒火中，他質問露亞：「你曾說知識的來源可實證，那你的心呢？也能實證嗎？」露亞望向她，輕聲答：「若我能用閃亮的歌聲撼動他的信念，那不也是一種實證？若我的愛能使他質疑既有的定義，那我就改變了真理與真愛的形式。」

海斗聽完沉默不語。而就在此時，因大禮議爆發，躲著偷吃瓜的儒臣們跳出來炮轟露亞的不當言論，嚷嚷著「違禮者，死！」

於是露亞由小啟陪同進入的刑場。海斗在外頭坐立難安，5分鐘後，刑責處決完畢。令海斗吃驚的是，露亞安然走了出來。

原來，小啟向朝廷謊稱，露亞口中的胡言亂語，都是他的思想，自始至終都是他在用他的邪門歪道洗腦露亞。小啟特地在死前告訴露亞：「必愧疚，我其實只單純想找機會上妳才出現在妳面前。」但他說這句話時的眼神與所作所為，早已出賣了自己。

露亞從錯愕中回神，她終於明白：「一句話不能既假且真，但一段愛情，或許……可以！」